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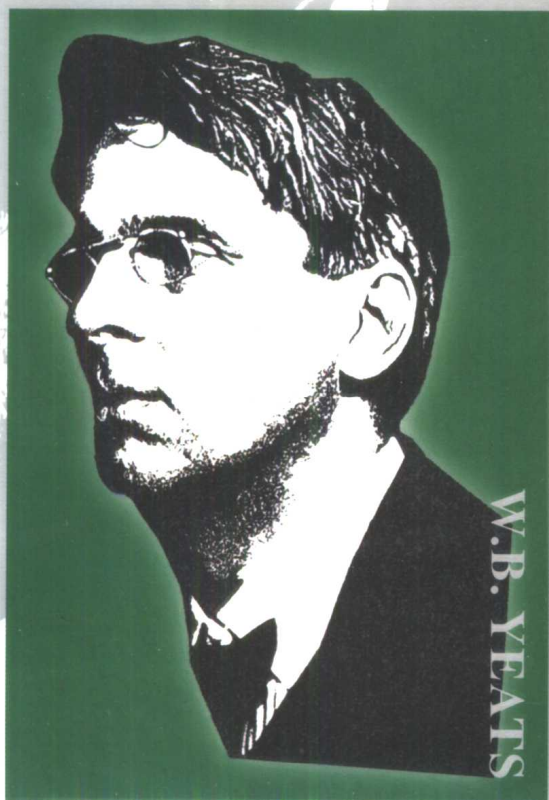
叶芝文集卷三

W.B. YEATS

随时间而来的智慧

书信·随笔·文论

王家新 编选



方出版社

W.B. YEATS

I562.1

Y469-3

随时间而来的智慧



笔·文论

王家新 编选



896713

东方标达策划

责任编辑:刘丽华

装帧设计:刘林林

版式设计:任宗英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叶芝文集/(爱尔兰)叶芝(Yeats, W. B.)著;

王家新编选.

—北京:东方出版社,1996.10

ISBN 7-5060-0753-3

I. 叶…

II. ①叶…②王…

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别集—爱尔兰—现代

IV. I562.15

叶芝文集

(全三册)

YEZHI WENJI

王家新 编选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)

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印张 34.75

字数:791千字 印数:1—10,000册

ISBN 7-5060-0753-3/I·67 定价:58.00元

目 录

——书信——

致威雷斯莱夫人	林驥华	译(3)
致凯瑟琳·泰嫩	张 莉	译(4)
致格雷戈里女士	张 莉	译(11)
致约翰·奎因	张 莉	译(13)
致约翰·奎因	张 莉	译(16)
致J·B·叶芝	张 莉	译(18)
致J·B·叶芝	张 莉	译(21)
致J·B·叶芝	张 莉	译(23)
致奥丽维娅·莎士比亚	张 莉	译(25)
致奥丽维娅·莎士比亚	张 莉	译(27)
致奥丽维娅·莎士比亚	张 莉	译(29)
致奥丽维娅·莎士比亚	张 莉	译(31)
致奥丽维娅·莎士比亚	张 莉	译(32)
致毛特·岗(二十九封)	西 蒙 王家新	译(34)

——随笔——

人的灵魂	林驥华	译(71)
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

最后的行吟诗人·····	章 燕	译(74)
我变成了作家·····	西 川	译(81)
心 境·····	于 威 王家新	译(86)
一个幻想家·····	于 威 王家新	译(87)
身体的秋天·····	于 威 王家新	译(90)
艺术和思想·····	于 威 王家新	译(95)
岩石上的城堡·····	于 威 王家新	译(103)
爱尔兰农民神话和民间传说·····	于 威 王家新	译(106)
巴奈尔之后的爱尔兰·····	于 威	译(114)
对儿童和国家的演讲·····	于 威	译(123)
“尘土掩盖了海伦的眼睛”·····	徐伟锋	译(130)

—— 文 论 ——

《吉檀迦利》序·····	吴 岩	译(141)
诗歌的象征主义·····	傅 浩	译(148)
语言、性格与结构 ·····	董衡巽	译(157)
众人的情感·····	徐伟锋	译(164)
《玛瑙的雕刻》序言·····	徐伟锋	译(166)
何为“大众诗”·····	徐伟锋	译(167)
诗与传统·····	徐伟锋	译(176)
论诗与文学·····	俞洁莉	译(189)
悲剧·····	卜 珊	译(191)
尤利西斯的复活·····	黄宗英	译(198)
威廉·布莱克与想象力·····	黄宗英	译(201)
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辞·····	高大鹏	译(204)
魔 法·····	王家新 胡 兴	译(206)

《幻象》引言(节选).....	徐伟锋 译(221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幻象

——生命的阐释(节选).....	西蒙 译(225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附 录:

叶芝生平年表.....	(310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• 书 信 •

致威雷斯莱夫人(节译)

我们的话应当给人以不得不这样讲之感。

我看到,写诗应当像讲话一样直言、自然。

绝对不要使用两个意义完全相同的词。

散文的修改是没完没了的,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法则。诗写得恰到好处,就像一只盒子关闭时发出的卡嗒一声响一样。

(林驤华 译)

致凯瑟琳·泰嫩

1988年9月6日

亲爱的泰嫩小姐(Katharine Tynan),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我在上封信中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答。我记得我匆匆提到过有关《奥依辛》(Oisín)的形式问题。

我很快会抽空去看望兰金(Ranking)。眼下,我正忙于整理民间文学和《伊索寓言》。兰金现在住在伦敦的另一头。

你询问《伊索寓言》的事情。出版商纳特正在印制卡克斯顿版的《伊索寓言》的珍藏本。我负责编辑其中的一册。约克·鲍威尔,即介绍我干这份差事的人,以为牛津大学会藏有卡克斯顿版的《伊索寓言》,于是我去那里度过了愉快的一星期,躲在大英博物馆中工作。巧的是,我昨天还在那里遇见了东游西荡的雷南(Renan)^①,他看上去活像一位老迈臃肿的牧师。

近几个月来,我进展得很顺利。幸运的是,我父亲也完成了为《亚特兰大》所撰的故事,他现在可以更充裕地进行他的系列绘画了。我对手头的工作的确很认真。不过,与我投入的精力比较,我得到的报酬很低。你读过我在《远见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吗?我整理的《伊索寓言》的稿酬,只有五英镑;也许还会再得到一英镑。我

① 雷南,19世纪法国哲学家、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,著有《科学的未来》等。

也弄不清这类寓言书究竟能有多少稿费。你是否在《远见》上读到过《幽灵船》？我意在重温猎手托德的轶闻。对我来说，麻烦的是精益求精使我进展缓慢。有关民间文学注释的部分，我完成得很快；但写得不够理想，至少不甚完美。序言写得好些。海德(D. Hyde)在注释方面对我益助良多。

差点忘了告诉你，我非常高兴向美国的友人描述你所做的一切。请再给我提供点花絮。难道我不该描述你居住的环境？不该多讲讲你本人？你应当告诉我你的想法，我是否应马上着手？不久，我就会有更多的闲暇。能否告诉我，你喜欢哪一类文章？或者让我放任自流？我宁愿听取你的建议。你心中肯定有某种偏爱。另外，你的文字生涯里该会有里程碑似的日期吧？它持续了多久呢？

我曾遇到过一位猎奇心极强的家伙，虽说我还不能肯定他本人是否有趣。他的观点很有意思。我是在布拉瓦斯基夫人(Blavasky)家见到这家伙的，我每隔六周去一次布拉瓦斯基夫人那里。你还记得名叫罗素的美国人吗？他携妻来英国讲授一位法国哲学家首倡的手势语。我们在夫人那里一直呆到晚十一时。然后爬越诺丁山，回家时已经凌晨一点。我们不停地讨论哲学问题。他打算去雪利斯逗留一阵子。他从那儿回来后，我也许会更经常地见到他。令人感兴趣的是，他既是花花公子，又有哲学素养。一个常见的悖论：他貌不惊人，但举手投足非常富有魅力。在帕尔摩，有一幅他的素描肖像画。他是近来我在布拉瓦斯基夫人家遇到的最有趣的人了。夫人家里更常见的是一些喜欢忏悔的轻浮之辈。

最近，我读了许多乔治·梅瑞狄斯(G. Meredith)^①的诗歌。它

① 乔治·梅瑞狄斯(1828—1909)，英国著名小说家，诗人。他的《现代的爱情》(诗集)享有盛誉。小说名作则有《利己主义者》、《奇异的婚姻》等。

们真是优美异常,比我所能期待的还要沉静,柔和。相形之下,亨利(Henley)的诗就显得单调,感情贫乏。我觉得亨利的缺点主要在形式方面。他的诗从没有即兴的成份,总是苦心孤诣地经营。这样,诗歌的创作就堕入一种模式。我讨厌亨利所归属的那种诗歌流派。诗歌应该有自己的法则,就如同动植物一样。虽然制作中应讲求匠心独运,但完成后的艺术品应显得浑然天成。请读读梅瑞狄斯的《山谷之恋》,它充满着新奇而又复杂的丰富内涵。

随信附寄几首我的抒情诗,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其中的一首取材自爱尔兰的早期诗歌《斯利格》。它的每一节由三行诗构成。

我在整理民间文学上耗费的时间太多。先是出版商要我删去一百页,理由是篇幅太长。而当书印到大多半时,又让我再添补一些。因为他的估算有误。这样,我不得不埋头誊抄稿子,重新校读全书。因为担心删节会影响作品的完整性。谢天谢地,现在总算大功告成。

听说《星期六》上发表一篇有关这本民谣的评论,但我还不清楚论者是应付差事还是有感而发?

如果你亲眼见到我离开牛津的样子,一定会发笑的。有件事让我很不习惯,就是那里的侍者过于彬彬有礼。我耳边总不断响起“要葡萄酒吗,先生?”“要喝咖啡吗,先生?”“还要点什么,先生?”每一声“先生”都包含着请付小费的腔调,至少那位男侍者令我感到如此。初来乍到,我不知该付多少,于是给了五先令。给过之后马上又会想是否给得太少了?我想开个玩笑,但侍者对我的玩笑毫无反应。当我离开时,我才知道我付的小费过于丰厚。

《奥依辛》的前面两章,我做了一些修改。第二章前后呼应,流畅完整,比我最初希望得还要好。它写得灵感盎然,但第三章写得缺少匠心。最后一章写得很讲究。写作时,我需要彻底的孤独,不

想接近任何人，除了老人。这首诗，我写得很用心；写完之后，曾读给乔治·波雷克斯芬舅舅听。我几乎读不下去，情绪恍惚，声音沙哑，那场景很感人。这首诗总令我萦怀。其中有几行耗费了一整天的时间。对其余的部分，我比较失望，觉得没有写出我心中所感受到的东西。唯有第三章表达得明晰，它得益于我的失眠。但第二章写得深入，并富有诗意。让我费神的并非灵感，而是诗的艺术品格。写第一章时，我借助的是感觉。写第二章时，我凭借的是想象。也许，跃然纸上的仍只是关于事物的印象。我就像做梦的人，夜半三更爬起来追记美梦，翌日醒来一看，满纸只是胡涂乱抹。

诗的结尾处，我增加了《雕塑岛》一诗，并附有注解。我相信它在同类作品中是出色的。

那段时光，我的生活很和谐，情趣盎然。没有任何烦恼。生活的天地狭小，很少接触人。大自然那神奇的美妙令我心醉着迷。我当时的写作心情很平和。《岛》就是这种心情的产物。写完《岛》后，我一直漫游在海水中，找不到靠岸的地方。一切都难以预测，如坠五里雾中。《奥依辛》和《寻觅者》是唯一可诵之作。在《奥依辛》的第二章，我模拟象征主义的风格，写了一些也许只有自己才能明白的诗句。我奉献给读者的是浪漫。读者不会知道我在什么地方运用了象征手法。他们不会发现的。一旦他们识破，诗的艺术性就会遭受损失。如果说整首诗显得有些晦涩，那正是象征手法产生了作用的缘故。我的早期诗歌很流畅，细节明朗，因为我憎恨那种有气无力的现代风格。晦涩大约出现在四年前，我那时正在创作《岛》。晦涩的出现像不可抗拒似的。正如你将要看到的，其余的章节没有晦涩的东西，只有宁静和单纯。

我原打算就写到这里，但发现前面讲的多是写作方面的事情，我觉得还应向你谈点日常生活方面的事情。

查理·约翰逊前些天去过布拉瓦斯基夫人家，他浑身散发出来的狡黠的傲慢和刻意的干练，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位有哲学头脑的花花公子很欣赏他。

如果你看见他叼着烟卷，用法语与布拉瓦斯基的侄女闲谈，就会有所感触的。他活像一只傲气十足的孔雀，对社交界中的世故和习气十分在行。看来，他也是一位花花公子，疏于学业。

你应该读读我编撰的有关民间文学的书。它会对爱尔兰诗人有所帮助的。他们可以从中汲取情节和场景。你也许会发现许多有价值的论题。一俟你拿到赠书，请速告诉我你对它的序言的看法。

海德是爱尔兰民间文学作家中的佼佼者。他的文风完美，忠实，简练，毫无雕饰的作派。

在《爱尔兰》杂志上，我徒劳地寻找有关托德亨特的评论。不知《自由人》和《民族》上是否刊有评论文章？《泛凯尔特》杂志的情况也不明朗？他们给我送来一份简介。我拿不准是否应加入它？这对我的书会有帮助吗？我不知道自己应作为谁的一员？

等我见到你在《亚特兰大》上的诗，我会再给你去信。你永远的朋友

W. B. 叶芝

《星期六》已评论过我们。亨利说此事与他无关。我还没见到评论。为帮助奥莉瑞小姐查询一些资料，我走访了亨利，在他那里听到对世界各地的牛排厚薄的长篇议论。

那里的人都很友好。感谢上帝，我们避免了记者的纠缠。我遇见了澳大利亚诗人斯莱顿(Sladen)，并一见如故。他很推崇你的诗。亨利对你的《圣·弗朗西斯》也倍加赞赏。他的书售得很好，但

定价太高；因为其中许多是用昂贵的日本纸印制的。夏天过后，他的书仍会继续畅销。

这封信写得很长，是逐日积累写成的。好几次我都已收尾，但附近买不着邮票，于是又添写进一些。每当我重新校阅我最近的写作时，便会把萌生的想法写进信中。

我窗外的阳台上，覆盖着弗吉尼亚葡萄火红的藤叶。今天又刮风又下雨，这些葡萄叶飞落纷扬，堆积在角落，浸泡在水里。季节的衰败引人忧伤。整个夏天，阳台的柱子上，都爬满绿叶和粉色的鲜花。而现在，甚至连马蹄莲都枯谢了。栗子砰砰散落在地上。挨近花园的房屋铺满了葡萄那深红色的残枝败叶。向日葵低垂着沉甸甸的头冠。

阿什·金评论过我编的《民歌选》吗？《真相》杂志上的评论也许会对销售有帮助。《民歌选》甚至在“爱尔兰艺术展览会”上出售过。

应给大英博物馆送去一本。爱尔兰出版商对这种事总很马虎。在搜集有关民间文学的素材时，我已意识到这一点。

又及：来信刚刚收悉。能否寄一份你在《民族》杂志上发表的速写？我从你对自己的描述中获益颇多。

当然，如果有时间，我会去看望兰金先生的。

我很快会寄去校样。眼下，我在和托德亨特一起审阅它们。我明天先寄一部分，其余的以后寄去。

我听到一则你可能还不知道的趣闻。查理·约翰逊和布拉瓦斯基夫人的侄女一起去莫斯科旅游，他们很快会结婚的。十月八日，他们将返回伦敦。对此，这俩人未向任何人透露。布拉瓦斯基夫人说，女方的母亲哀叹不止。约翰逊原来正在竞选贵族院的职位，而现在却夭折了。西索非对此很失望。那位教手势语的哲学家

的娇妻挑起娥眉抗议道：“哇，多么般配的一对年轻人，西索非竟然企图阻止他们相爱，真是太可气了”。布拉瓦期基夫人对此释然一笑。

未来的约翰逊太太会是个尤物。她漂亮，果敢，笑声悦耳，会讲几种语言。

你那首关于弗拉菲的诗写得极棒，纯朴自然，无拘无束。等读到《李尔的孩子》后，我再对它进行评论。现在我得去发信了。正是午茶的时间，楼下已传来刀叉碰撞出的音乐。

致威廉·巴特勒·叶芝，1919年12月11日，于都柏林
 通过邮递寄出（张莉译，臧棣校）

亲爱的先生，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，并得知你最近在读我的诗。我
 并没什么“会跳舞的爱尔兰人”的灵感，但我想写一首关于你的诗。

我年轻时曾写过一首诗，是关于一个爱尔兰女孩的，但后来我把它
 删掉了。现在，我想写一首关于你的诗，但我不确定你是否会喜欢。

我最近在读你的诗，并觉得它们很美。特别是那首关于“爱尔兰人”的
 诗，我很喜欢。我想知道你是否还写诗，以及你是否还写关于爱尔兰的诗。

我最近在读你的诗，并觉得它们很美。特别是那首关于“爱尔兰人”的
 诗，我很喜欢。我想知道你是否还写诗，以及你是否还写关于爱尔兰的诗。

我最近在读你的诗，并觉得它们很美。特别是那首关于“爱尔兰人”的
 诗，我很喜欢。我想知道你是否还写诗，以及你是否还写关于爱尔兰的诗。

我最近在读你的诗，并觉得它们很美。特别是那首关于“爱尔兰人”的
 诗，我很喜欢。我想知道你是否还写诗，以及你是否还写关于爱尔兰的诗。

我最近在读你的诗，并觉得它们很美。特别是那首关于“爱尔兰人”的
 诗，我很喜欢。我想知道你是否还写诗，以及你是否还写关于爱尔兰的诗。

我最近在读你的诗，并觉得它们很美。特别是那首关于“爱尔兰人”的
 诗，我很喜欢。我想知道你是否还写诗，以及你是否还写关于爱尔兰的诗。

我最近在读你的诗，并觉得它们很美。特别是那首关于“爱尔兰人”的
 诗，我很喜欢。我想知道你是否还写诗，以及你是否还写关于爱尔兰的诗。

我最近在读你的诗，并觉得它们很美。特别是那首关于“爱尔兰人”的
 诗，我很喜欢。我想知道你是否还写诗，以及你是否还写关于爱尔兰的诗。

我最近在读你的诗，并觉得它们很美。特别是那首关于“爱尔兰人”的
 诗，我很喜欢。我想知道你是否还写诗，以及你是否还写关于爱尔兰的诗。

我最近在读你的诗，并觉得它们很美。特别是那首关于“爱尔兰人”的
 诗，我很喜欢。我想知道你是否还写诗，以及你是否还写关于爱尔兰的诗。

致格雷戈里女士

1897年10月3日

我亲爱的格雷戈里女士：我得知葛妮小姐在返回都柏林之前，会在伦敦逗留几小时。我会陪同她先去亨利家参加一个聚会。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政治话题满天飞的聚会。晚上还有一个聚会。散会后，康妮和我去美术馆拜访罗塞蒂(Rossetti)。葛妮很友好，和善，但我对她了解得不多。我一直在解释凯尔特运动(the Celtic movement)。她似乎对它的神秘主义起源很感兴趣。她告诉我，她的表姐梅·葛妮(我猜她一定很聪明)非常热心参加，并愿意尽心为我们做点事。如果时间充裕的话，罗塞蒂和葛妮小姐想去西部观光。我告诉葛妮，梅娅女士曾在阿克斯雷奔斯丢过大笔钱。葛妮认为此事有讹传的成份，她说是她赢了而非丢了一百镑。这封信写得很肤浅，简直像出自十岁的孩童之手。“今天天气不错，你好吗？一棵树栽倒在池塘里，我新弄得一只金丝雀”等等。你精通文体。我为一个吵吵闹闹的聚会主持了三个小时，还得为今晚的聚会准备讲稿，我疲乏不堪。除了今天早晨接到一封警告我们应在门口设门卫的匿名信外，一切还算进展顺利。也许今晚会有人来捣乱。事情